

Une Sorte de Diable

Les Vies de
John M. Keynes

魔鬼凯恩斯

只要这个世界有需要，
凯恩斯的思想就会一直存在下去。

走出危机，一切从阅读凯恩斯开始。

阿兰·曼 (Alain Minc) ◎ 著
余江 ◎ 译



中信出版社 · CHINA CITIC PRESS

魔鬼凯恩斯

Une Sorte de Diable

Les Vies de
John M. Keynes

ne Sorte de Diable Les Vies de John M. Keynes Une
orte de Diable Les Vies de John M. Keynes Une Sorte
e Diable Les Vies de John M. Keynes Une Sorte de Diable
es Vies de John M. Keynes Une Sorte de Diable Les Vies de John M. Keynes Une
orte de Diable Les Vies de John M. Keynes Une Sorte de Diable
es Vies de John M. Keynes Une Sorte de Diable Les Vies de John
Keynes Une Sorte de Diable Les Vies de John M. Keynes Une
orte de Diable Les Vies de John M. Keynes Une Sorte
e Diable Les Vies de John M. Keynes Une Sorte de
iable Les Vies de John M. Keynes



阿兰·曼 (Alain Minc) © 著

余江 © 译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魔鬼凯恩斯 / (法) 曼著; 余江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09.9

书名原文: UNE SORTE DE DIABLE, Les vies de John Maynard Keynes

ISBN 978-7-5086-1635-3

I. 魔… II. ① 曼… ② 余… III. 经济学—通俗读物 IV. F0-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34111 号

UNE SORTE DE DIABLE, Les vies de John Maynard Keynes by Alain Minc

Original edition © Grasset & Fasquelle, 2007.

The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ed edition © 2009 by China CITIC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魔鬼凯恩斯

MOGUI KAI' ENSI

著 者: [法] 阿兰 · 曼

译 者: 余 江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十三区 35 号煤炭大厦 邮编 100013)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印者: 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5.75 字 数: 208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京权图字: 01-2007-1888

书 号: ISBN 978-7-5086-1635-3 / F · 1700

定 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010-84264000

<http://www.publish.citic.com>

服务传真: 010-84264033

E-mail: sales@citicpub.com

author@citicpub.com

Une sorte de Diable

Les Vies de John M. Keynes

前言

.....

为什么要写凯恩斯？因为他的著述？因为感谢改变了过去半个多世纪、无意中发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凯恩斯主义？因为对英国的崇尚带来的反射？或许如此，但更主要的还是缘于这样一种信念，即凯恩斯这个人要比他的著述更加伟大，缘于人们对这个无与伦比的全才的兴趣，对这个永远充满矛盾的传奇的崇敬：一个拒服兵役者，却在战争期间替政府卖命；一个边缘人，却出没在权力机构的核心；一个大资产阶级的精英，却成为全世界左派人士的旗帜；一个投机家，却质疑市场的良好运作；一个唯美主义者，却献身于最严谨苛刻的研究学科；一个知识分子，却憧憬政治家的生涯；一个顾问式的人物，却总把自己想象成行动家……

如此多重形象，却浓缩在一个人的身上。借用他本人对弗洛伊德的评价来说，凯恩斯也属于

.....

Une sorte de Diable
Les Vies de John M. Keynes
前言

.....

“另类的魔鬼”。这样的人物能够被撕裂，但其复杂多变反而维系着自身的统一。他并无精神分裂的嫌疑，也不会给人自相矛盾的错觉，而是能够牢牢把握从自身的诡异个性中衍生出来的诸多精灵。

让·科克托^①曾说，“凡人才皆各尽其能，唯天才可从心所愿”。从这个意义上讲，凯恩斯自是绝顶的天才。归根到底，对于那些秉持悲观主义、怀疑主义或不可知论的人而言，双重的人格真是妙解：人生毕竟只有一次，况且稍纵即逝，是故要同时赋予它多重的意义。换到这一视角来看，凯恩斯又堪称世间的大师。

① 让·科克托 (Jean Cocteau, 1889~1963)，法国超现实主义文学家、电影制作人。

.....

目 录

前言 \V

- 第一章 如此典型的英国式家谱 \1
 - 第二章 高阶的教育 \13
 - 第三章 公务员，还是纨绔子弟 \29
 - 第四章 全才人物的开端 \34
 - 第五章 布卢姆斯伯里：还是边缘人的胜利 \43
 - 第六章 战争：被思想前沿动员起来的凯恩斯 \50
 - 第七章 《和约的经济后果》与终获解脱的凯恩斯 \64
 - 第八章 变化的开始 \79
 - 第九章 萦绕不去的欧洲重建 \91
 - 第十章 反对野蛮圣物的斗争 \102
 - 第十一章 面对一个衰落的国家 \117
 - 第十二章 1929 年，凯恩斯式的暴跌 \128
-

第十三章 从凯恩斯到凯恩斯主义 \141

第十四章 对历史悲剧的缓慢见习 \167

第十五章 从前线经济到经济前线 \179

第十六章 寻求美国的资金援助 \190

第十七章 探索新的世界秩序 \200

第十八章 布雷顿森林的模糊加冕 \214

第十九章 最后的冲突 \225

第二十章 结语：矛盾的遗产 \237

参考文献 \242

.....

Une sorte de Diable
Les Vies de John M. Keynes

第一章 如此典型的英国式家谱

与18世纪的法国贵族或者19世纪的普鲁士容克相比，还有什么人对自己、对自己的阶级和地位更充满自豪感的吗？毫无疑问，那一定是维多利亚鼎盛时期的英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时，大英帝国主宰了地球，知识阶层统治着大英帝国，剑桥则是知识的摇篮。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从来就坚信，自诞生之日起，他即拥有这样强大的优势地位，对于他自身才华的认识则将为之锦上添花。

在梅纳德刚满5岁的时候，他的曾外祖母简·伊丽莎白·福特就给他写信说：“你一直在剑桥生活，这让我们对你的聪明才智充满期望。”那时的人们相信泰纳^①在文学批判中提出的三个要素：家族、环境和时代。梅纳德很快就从中找到了自信，作为伊顿公学的学生，他在16岁的时候花了数十个小时泡在图书馆里，认真梳理自己的家谱，结果发现其先祖乃是历史上登陆英国的“征服者”威廉一世的部下。家族的辉煌谱系的缔造者——“最早进入最高阶层的那个人”——则是威廉·德卡哈格

^① 泰纳 (Hippolyte Adolphe Taine, 1828~1893)，法国文艺批评家、历史学家、哲学家。

(William de Cahaguer)，此人参加了哈斯汀战役，并由此从他的领主（诺曼底公爵的同父异母兄弟）那里获得了 5 000 英亩的封地。不过，就像梅纳德所记载的那样，他们家族并非好战分子，只是因为害怕受罚才偶然出现在战场上。唯一的例外是威廉·凯恩斯 (William Keynes)，此人在 1141 年的林肯郡战役中擒获了斯蒂芬国王，因之受封于德文郡的温克莱城堡 (Winkleigh)，随后受洗更名为温克莱·凯恩斯 (Winkley Keynes)。12~14 世纪，几次成功的联姻让凯恩斯家族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的地盘。

到了 16~17 世纪，由于笃信罗马天主教和效忠斯图亚特王朝的缘故，凯恩斯家族的封地全部被剥夺。从那时起，他们便从封建领主向知识分子阶层过渡，梅纳德也特别强调过这个分岔口的重要性。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其实也就是家族中不少头脑灵光的人物，其中最出名的是约翰·凯恩斯 (John Keynes, 1625~1695)，此人担任过比利时列日大学的逻辑学教授，颇具影响力。梅纳德认为，这位先人在历史上扮演过不光彩的角色，他的错误建议要为詹姆斯二世的失败承担部分责任。这位先祖既有学术方面的成就，又担任过君王的顾问，是否表明家族中流传着某种特殊的基因？但不管怎样，由于这位也叫约翰的凯恩斯先生的蹩脚表现，整个家族被迫陷入沉寂。

直到 19 世纪，凯恩斯家族才重新抬头，但比过去少了些知识分子的色彩，多了份商人的气味。梅纳德的曾祖父为家族打下了资产阶级的坚实基础，他在萨里斯伯里 (Salisbury) 成功创建的毛刷制造企业，成为当地社区的支柱之一。梅纳德的祖父则进一步巩固了家族的财富积累，他舍弃自己父辈的毛刷生产业，进入了新兴的市场空间。在铁路建设刚刚兴起的时代，他在康瓦尔郡 (Cornouailles) 的土地上大量种植玫瑰花和大丽花。梅纳德后来猜测，祖父从事这些生意主要是为了投机——梅纳德也是这

方面的行家。梅纳德的祖父是典型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企业家，凭借对工作的激情和对宗教的虔诚为自己积攒下了丰硕的财富。但另一方面，缺乏教育和学识成为他永远的遗憾，他因之资助了无数学校，并特别希望自己的儿子内维尔能够有成功的大学职业生涯。

母亲家族的来历要平凡些，梅纳德没有将母亲的家族史的考证追溯到蒙昧时代。母亲家族谱系的开端是18世纪末的一位圣公会牧师，家族后来的传统也总是围绕着宗教，出了许多教士和神学家，其中包括梅纳德的曾外祖父，此人写过有关人性堕落题材的著作。梅纳德的外祖父也投身宗教，把持一个教区长达30年，他写过有关清教主义的专著，而且在外孙看起来还是一位令人敬畏的预言家。

父亲这支谱系有着悠久的贵族渊源乃至对宫廷生活的遥远记忆，然后是可观而殷实的财富积累，非常符合马克思主义式的标准分析；至于母亲那支，则是漫长的宗教传承，充满了牧师的宣讲与神学家的著述。再没有比这更传统、更具维多利亚时代风格的家庭谱系了。唯一出格的地方是在19世纪，他们与当时显得过于自由化的福音教派走得越来越近，以至于站出来（当然是战战兢兢地）谴责了奴隶制度。出现这个小小的叛逆很适合后来梅纳德的崛起。他们家族此时只缺学术方面的慧根了，而本书的主人翁的父亲——约翰·内维尔·凯恩斯——很快就将着手填补。

生于1852年的内维尔有着再传统不过的教育履历：从名牌中学到伦敦大学学院，随即成为剑桥大学彭布罗克学院数学专业的学生，后来当上那里的研究员。这条直线式的晋级之路实际上并非一帆风顺，内维尔饱受各种疾病的困扰，其中某些可能有精神方面的原因。令他苦恼的事情包括各类身体上的不适以及个子矮小和发育迟缓——直到21岁，他才开始长胡子。内维尔为此深受折磨，他的母亲看到这些情况后惊慌失措，给他尝

试了所有用于精神并发症的药物。

此外，还有学术生涯方面的难题：内维尔到剑桥来研究数学，可他十分憎恶这门学科。吸引他的是伦理学，但作为一门崭新的学科，伦理学不能给他带来研究员的资格。悲伤、犹豫、不安乃至放弃剑桥的打算……若干烦恼困扰着这名优秀的年轻人。由于父母的反对，经过对数学研究前景的多次讨论，最终达成了这种情形下的典型协议：内维尔答应留在剑桥，作为条件，他可以放弃数学研究，当然这将牺牲他成为研究员的前途。接下来，内维尔在 21 岁的时候开始痴迷于亚当·斯密、李嘉图、斯图亚特·穆勒等人的著作，并且和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亨利·赛吉维克等人建立了直接联系。这些人已在他之前跨越禁区，放弃了传统的数学、形而上学和伦理学。于是内维尔也随之转入新兴的政治经济学，那里充满了离经叛道的人物和荒唐可笑的思想。

内维尔对自己的最终选择充满信心，忘我地投入了工作，除去对国际象棋的痴迷以外，他为学业献上了全部精力。成功也正在等待和他的约会：1875 年，他以全年级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并在一年之后被聘为研究员。在他接受这项学术界的“主教”职位时，社会形势也正在发生巨大变化：对于大学研究员，已不再强制要求保持独身了——以前的英国真是令人难以理解的国度，牧师可以结婚，大学研究员却必须清心寡欲。研究员的任期只有 6 年，并非终身职位。可惜的是，内维尔在整个任期内都没写出任何著述。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对马歇尔太过依赖，让大师的光芒遮蔽了众多优秀的学生？是因为内维尔不能接受大学的游戏规则和学界的文人相轻？还是说，只是因为他把心思放到别的地方去了？的确如此，内维尔在 1879 年 5 月 17 日遇到了当时年方 18 岁的弗洛伦斯·艾达·布朗，一年之后向她求婚，并在 1883 年成家。弗洛伦斯深受当时

的清教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影响，倾向格莱斯顿^①的观点，坚信女性应该拥有和男性平等的受教育权利。她本人则成功考入了剑桥大学第一所为女子开设的学院——纽恩汉姆学院，并成为最早的毕业生之一。这些经历尚不足以把一位自由派资产阶级女性升格为女性参政家，梅纳德的母亲更重要的成就是，她毕生致力于提高妇女的地位。当她于1958年2月14日去世的时候，《泰晤士报》把她誉为“妇女权利的先驱”。弗洛伦斯身上充满了值得学习的战斗精神，除了从事女权运动之外，还投身各种慈善事业。对于她所处的社会环境而言，慈善活动是良心表达的最好方式，此外就是大量涌现的著作。那可是个封闭与开放交锋的时代，剑桥正处于漩涡的中心。在1916年剑桥出版的《人物志》里面，人们这样描写弗洛伦斯：“无论哪一项社会运动或公众活动，几乎都能见到她的身影或各种与她有关的联系。”一旦法律给女性开辟了某条新的可行路径，她都会立马冲上去。1914年，弗洛伦斯当选为剑桥的第一位女市议员，并在自己的金婚年——1932年——当选为市长。她对各种事物都充满好奇心，多次在BBC发表讲演，最后一次更是在92岁高龄。毫无疑问，母亲积极参与的慈善活动培养了梅纳德的社会良知，再加上仁慈的父爱主义，这些对他产生的影响远远压倒了阶级斗争。

对知性的追求、对道德的推崇、从博爱中得到的友善、对整个世界尤其是当时最重要的政治话题——爱尔兰地方自治——的开放态度，以及对格莱斯顿的无限尊敬：这些就是梅纳德最早沐浴的世界观。但弗洛伦斯有多么坚定顽强，内维尔就有多么焦虑、善感和自恋。他们订婚那两年过得其实并不轻松：内维尔去了牛津，弗洛伦斯则是回到贝德福德，协助她母

^① 格莱斯顿 (William Ewart Gladstone, 1809~1898)，英国政治家、自由党领袖，于1868~1894年间四度担任首相。

亲做小学校长的工作，内维尔以为自己在和未来的妻子过着一种有名无实的生活，为此痛苦不已，弗洛伦斯则表现得冷峻而严厉——甚至让内维尔感觉到“残忍”；内维尔对自己的职业前途缺乏信心，弗洛伦斯则批评他胸无大志。从那时起，这对夫妇似乎就形成了容易培养“家庭妇男”的生活模式。精神分析学家或许能从那里找到梅纳德后来的同性恋倾向的心理起源，监护型的、无所不在的母亲培养出带有同性恋倾向的长子似乎是很典型的情况。

来自弗洛伦斯性格中的持不同政见的传统也深深地镌刻在梅纳德的身上。梅纳德更多地关注伦理规范，而非求助于宗教箴言，他本人也一直没有成为信徒：参与世界事务、为值得努力的目标献身、无私付出，这些全都笼罩在极端精英主义的情感和天然的反传统倾向中。精英主义和反传统主义后来成为凯恩斯一生的基线。从加入布卢姆斯伯里社团（Bloomsbury）到撰写《和约的经济后果》^①，都反映着同一种不恭、同一种对权威的违拗、同一种在知识和道德上的放肆。然而，跟祖辈们转入卫理公会时的叛逆一样，梅纳德从来没有把自己的狂妄转化为激进的斗争或革命。就像接受不同教派的存在一样，他相信选举，尊重人们各自的天赋，所以拒绝加入挑起阶级斗争的行列。政客总比军阀要好：这就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之父的特异反应。

祖父约翰·凯恩斯于1878年过世，从而确保了父亲内维尔在财务方面的独立，他继承了17 000英镑的资产、每年800英镑的年金和舒适的资产阶级生活，拥有了宽敞的房子和数名仆人。他的职业收入变成了零花

^① 《和约的经济后果》在国内通常译为《和平的经济后果》，但综合各方考虑，编者认为《和约的经济后果》的译法更为准确。参见：《和约的经济后果》，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年1月。——编者注

钱。物质生活压力的解除似乎让内维尔把学术追求变成了业余爱好，或者说，这其实不过是他的天性的真实展现？总之，内维尔在 1881 年成为剑桥大学负责考试管理职位的候选人，而放弃了马歇尔曾大力支持的对伦敦大学学院教职的申请。内维尔在职业发展上的分道口给弗洛伦斯造成了很大伤害，她原本把维多利亚时代女性被排斥在外无法实现的抱负寄托在丈夫身上。在内维尔那里没有得到自己所梦想的学术成就之后，弗洛伦斯随即把成功的希望转向了梅纳德。不过，内维尔还是获得了为他特别设置的“伦理学课程讲师”的职位，并承担了教学任务。这些工作为他后来的两本著作提供了素材：1884 年发表的《形式逻辑的学习和练习》以及 1891 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另外还有相当多的论文。当然，他的成果一直没有产生多大的学术影响。

有些官僚气但依旧受人尊敬的职位，符合当时规范的婚姻，资产阶级标准的大房子：所有这些都为第一个孩子的降生做好了准备。1883 年 6 月 5 日，梅纳德来到人间。1885 年他有了妹妹玛格丽特，1887 年又有了弟弟杰弗里。内维尔原本希望第一个孩子是女儿，他曾写信给自己的母亲说：“人们告诉我是个儿子，这真让人失望。我本来想要个女儿的。不过您应该很满意吧……人们说孩子很像我，不过他真让我感觉讨厌。”这些可不像一个激动的父亲该说的话，用维多利亚时代的语言来说，内维尔其实是过分注重“体面”了。这样的性格后来得到了印证。在庆祝父亲 90 岁生日和父母钻石婚的时候，梅纳德在文章里写道：“在长达 33 年的时间里，他一直是大学里最好的行政主管，那个时代的剑桥大学在我看来处在最富魅力的时期，简直空前绝后。绝对的规范和明确，在研究和管理方面都没有任何阴影，各种机构因为大学的需要而存在，而不是像我们今天常见的那样陷入相反的困境。”梅纳德接着说，有着极高修养的父亲

为研究和教学创造了一个拒绝任何形式的干涉和限制的体制，并且描述了别人印象之外的内维尔：“优雅的维多利亚中期的人物，充满智慧，喜欢阅读思文宾^①、梅瑞狄斯^②以及易卜生的著述，购买威廉·莫里斯牌的墙纸，蓄着连鬓须，谦恭而工作积极，富有，喜欢散心，在限定的范围内相当随意，特别慷慨，处世老练，懂得娱乐、葡萄酒、游戏、小说、戏剧和旅游。但随着工作负担逐渐增加，头部的疾病也让他容易显出非常忧郁和消沉的一面。然后慢慢地、非常慢地退出，回到他亲爱的妻子身边和家庭的怀抱，但他的各种习惯和系扣的鞋子依然不变。他是个完美、慈祥、自信、大方、稳重而谨慎的父亲，总是给你按自己的意愿和判断做事的自由，但也从不会忘记给你明智的建议。”

凯恩斯一家三个孩子的相似度是非同寻常的。梅纳德的妹妹后来嫁给了阿奇博尔德·维维安·希尔^③，典型的“剑桥人”，当时的三一学院学生和日后的诺贝尔奖得主。弟弟杰弗里则成为著名的外科医生，并在数十年之后转行做了编辑，他那古怪的职业转型非常成功，最后还负责了威廉·布莱克^④的作品的出版。在受封获勋之后，杰弗里迎娶了玛格丽特·达尔文，伟大的生物学家达尔文的孙女。他们未来的四个子女将同时拥有凯恩斯和达尔文家族的血统，在英国还有比这更完美的结合吗？

凯恩斯的父母对孩子比维多利亚时代的传统态度显得更为呵护和投入。那时的富裕家庭经常把孩子交给外籍家庭女教师，而梅纳德的父亲却自己负责记录孩子们的成长日志。假如他所述非虚的话，那梅纳德绝对有

① 思文宾 (Algernon Swinburne, 1837~1909)，英国诗人及批评家。

② 梅瑞狄斯 (Geroge Meredith, 1828~1909)，英国小说家。

③ 阿奇博尔德·维维安·希尔 (Archibald Vivian Hill, 1886~1977)，英国生理学家。

④ 威廉·布莱克 (William Blake, 1757~1827)，英国著名诗人和艺术家。

着超级智商，他 21 个月大的时候就能背诵英文字母表，爱笑，爱说，也淘气，甚至到了要挨揍的地步。这成了双亲之间另一个争执的话题，母亲的态度更宽容，讲求以理服人，而父亲的教训则更加直接且严厉。最终结果是给了孩子更多的自由和自治空间，使他如愿地养成了恋母倾向，喜欢面对母亲，对父亲的态度则更为保留。内维尔在 1891 年，也就是梅纳德 8 岁的时候痛苦地记录说：“他唯一想做的人就是他妈妈。他愿意在一切方面向她学习，无论付出怎样的代价。”

作为反传统教育的继续，父母在梅纳德 5 岁半的时候把他送进了一家幼儿园。这是对当时盛行的封闭式教育的挑战。那时的资产阶级家庭的孩子们总是被家庭教师和护士包围，无法与自己的同龄人接触。

不过，年幼的梅纳德主要接受的并非“基布兹”^①式的合作类型的教育。尽管要上学，他在自家的房子里还是被家庭教师和仆人们时刻尾随。内维尔和弗洛伦斯更喜欢德国女教师，而非法国来的护士。在主导英国家庭教育的德语课程与法语课程之间，他们也明显更青睐前者。这就使梅纳德熟练掌握了德语，并深入学习了外莱茵河地区的文化，也无疑给他留下了某些偏见，其影响将从他在未来的《凡尔赛和约》的谈判中的态度和情感上显现出来。

时光在舒适的资产阶级生活氛围中平静流逝，只偶尔会被内维尔的精神问题所打断。内维尔对股票市场的每次振荡都感到高度焦虑，其实作为食利者，他睡觉的时候都在发财。令人尴尬的是，他被仅有的两本书的写作弄得痛苦不堪，然后完全放弃了学术上的抱负，这主要是源于精神疾病的余波，而非知难而退的谦逊。面对生活中的不适，他通过激情加上规矩

① 基布兹 (kibboutz)，以色列集体农庄的生活模式。

来使自己安心。但由于缺乏自信，他难以长期坚持反传统的立场，其政治观点也悄悄从自由主义向保守主义转变。只有一些业余爱好能让他放松下来，特别是对高尔夫球的爱好改善了他的健康。

梅纳德和他完全相反：自信，乐见自己的无限天赋，喜欢冲动，大胆，感受到命运的眷顾。他的父母是多么奇特的一对，内维尔越容易封闭，弗洛伦斯就越喜欢外向。她极其活跃地参与社交和慈善事业，经常不在家，让夫君深感失落。一个家庭型的父亲，一个关注社会生活的母亲：这是那个时代不同寻常的组合，在梅纳德的潜意识里悄悄留下了记号。

梅纳德的潜意识中还埋藏着其他创伤。他的割礼拖得非常晚，直到8岁的时候才和弟弟一起举行。按照他父亲的日志的说法，这样做的唯一目的居然是为了防止他的自读。他很早熟地意识到了自身的丑陋，后来回忆说那给自己带来了“固定、经常而持久的烦恼”。内维尔对此极少注意到，谈到他的时候总当成“小虾米”来打发。他一直有着强烈的恋母情结，并且也丝毫不对父亲掩饰，“妈妈太好了，您虽然也很好，但还是不能和她相比”。父亲总在记日志，从日常生活到家庭事务，特别是三个孩子的精彩表现；母亲则会在未来整理卷宗，把儿子职业生涯中发表的所有不朽文章都保留下来。年轻的梅纳德一直沐浴在家庭的爱与关怀之中。

的确，梅纳德表现出了各种让父母欢喜的早熟迹象，7岁学会背诗，8岁开始欣赏《哈姆雷特》，显示出“数学大师”的天赋，一刻不停地阅读书籍。在4岁半的时候，他已经有了对利率的预感，他对别人解释说：“我现在给你半个便士，如果你过了很久才还我，那就应该给我一个便士。这是利息。”实际上，那时他已经不再是个超常的儿童，而是多才多艺的少年。这使得内维尔也有某种过分夸耀他的趋向。然而，梅纳德在学业上也遇到过短暂的麻烦，那发生在他10岁时，在外祖母主持的贝德福德的